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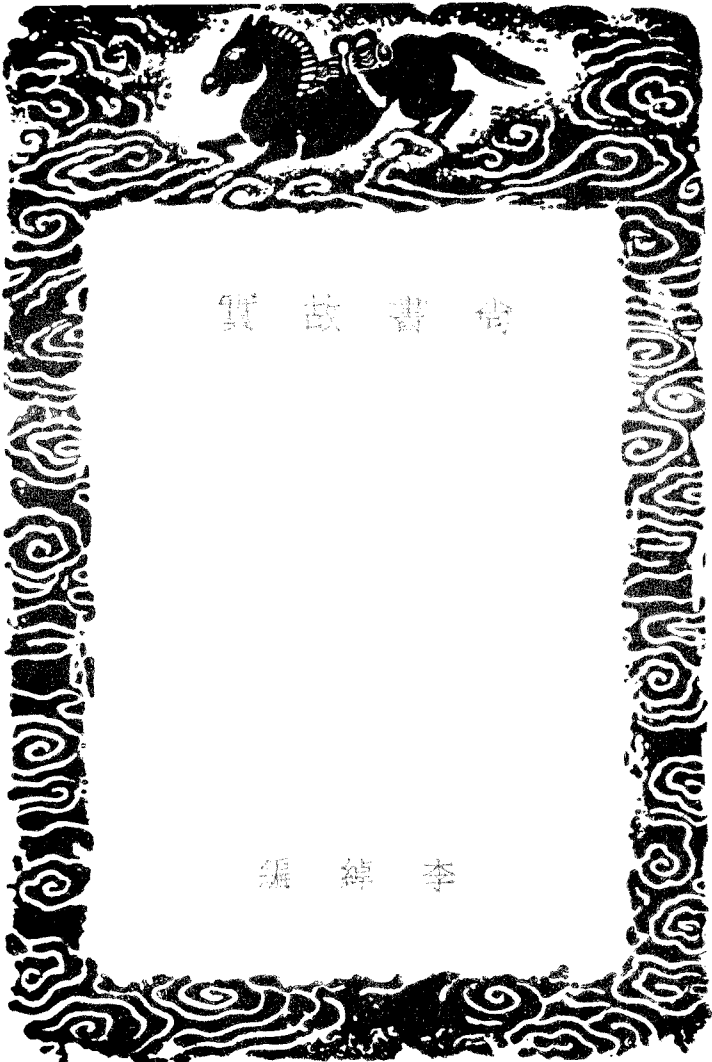
唐尚

書
撫

故
言

(一) 實





實 故 書 堂

編 綽 李

尙書故實

唐 趙郡 李 綽 編

竇護尙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曁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談諧十數節。作尙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嘗有碑版鑿處具在。太武是陵廟中玉册定神堯。乃母后追尊顏公會抗疏極論。爲袁慘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册府弧矢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一作朝郊丘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

法物同爲煨燼矣。然此卽劉氏斬蛇劍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並張騫海槎同取。

入內。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又說漢武帝時。嘗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撮山海之異。遂成書。郭弘農注解。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闍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搆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賓護時在相國大梁幕中。皆目睹之。谷一日死於淮陰。賓護見范陽公敘言。公曰。王十五兄不死。後果有人於湘潭間見之。已變姓名矣。賓護既徙知廣陵。常亦話於崔魏公。公因說他日有王修能變竹葉爲黃金。某所目擊也。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惛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尙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傳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較。數日平復。於倉皇之

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竝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卽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祖河東公爲中書令着緋綽安邑宅中曾有河東公任中書令着緋眞又說傳遊藝居相位着綠。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

縣宰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

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條處尙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語出諸子書檢尋未得貞觀中褚河南裝

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維素從申之子傳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

時張公鎮井州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也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

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疋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

清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贖絹至後方知詐

僞乃是一力求人求江淮大鹽院時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

因爲計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復落在面粉鋪內郭侍郎承闈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郭公又流傳至令狐

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實護親見相國說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抑異於常也

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僮人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換馬之狀。

國朝李嗣真評事云。顧畫屈居第一。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

北風圖毛詩義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納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言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分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并韋徵君況墻東。邈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諗卽尙書公之輩從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顓始也。顓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孔音蓋碑者悲本也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廨宇有災異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嘉祐終金吾將軍至則於正寢整

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於此答曰余後周將尉遲迴也死於此地遺骸尙存願託有心得畢葬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效願裨公政節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敘述今相州碑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河東公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敕張嘉祐可忻州刺史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廡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芍字今呼爲鵲革下芍藥之芍按魏志是芍音着多見里人負薪者持碧

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云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公。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有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門有櫃。扃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嚴。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象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馱逐。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家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準。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出。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名書求櫻桃來禽。日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擒。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

盧元公鈞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章卿材。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曠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處。既而望中有燈燭熒煌之

狀。林木蔥蘢。似非人間。頃之有謁于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章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前謂謁者曰。既至矣。則須速報上公。章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卻走而去。遂巡遞聲連呼曰。上公屈章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牆。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僅四十。戴平上幘。衣素服。遙謂章曰。上階。章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肴酒湯果之設。徐謂章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糺。竄避於此。推某爲長。強謂之上公。爾來數百年。無教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綃十疋贈之。章出門上馬。卻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隴月。信馬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綃視之。光白可鑒。章遂驟卻入關。詣相國。具述其事。因以萋萋分遺親愛。相國得綃。亦裁制自服。章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畫者王默爲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尙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賞其真實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後嘗以楸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爲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緹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齊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杠。烏講反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陁僧也。

口州謝真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爲信，意者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置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睹焉。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公云：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早卽煞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或謂之禳災者。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爲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也。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久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相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賓護。與岳微親面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秘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真龍。

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

按居。古今刀劍錄云。自古好刀劍。多投伊水中。以禳賤人之妖。蓋伊水中有怪異似人。賤歷已下至脚。有首鼻口耳手足。常損害人矣。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翻山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梟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並玉盃，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卽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竝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卽此塚果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門見匠人施墨箒，遂創意焉。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又杜公自述。不曾歷
小比。此必傳之誤。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愈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東都頃千剏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公除潞州旗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書。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逃焉。王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賑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投謁。冀有厚需。及謁見。卽情極尋常。所賚至寡。歸無道路之費。愁怨動容。因閑步長衢。歎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弊。行過于前。迴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願知之。因具告情旨。答曰。止於要厚郵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卽已遲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爲縣獄卒。要在濟人之急。旣夜分。取一椀合于面前。俄頃揭看。見一班白紫綬者。纔長數寸。此人詬責之曰。與人有分。不卹其孤可乎。紫衣者遜謝。久之復用椀覆於地。更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傳聲。

覓某秀才甚急。往則紫衣斂板以待。情義頓濃。遂贈數百縑。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經云佛教上屬

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

鬼耳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軍資匱闕。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真因詣之。謂曰。假和尙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竝灰。數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瓶授與。遽卽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聞喜。遂贈二百緡。仍取萬病丸與喫。俄頃洩痢。以盆盎盛貯。濯而收之。

此一事。東都諸隱說。後卽江表詩人路豹

所爲。豹非苟於利者。乃剛正之性。以懲無良。豹與張祐崔涯三人。爲文酒之侶也。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女一作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菓實飲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人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餛餅。桓玄嘗盛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涎。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閹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憫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也。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蠻。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竝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並腰鼓馬槽竝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鬚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往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秃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來覓書。並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孫季雍著楚經。又有著楚略者。言蔡用吉禮。僧尼竝不可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攜隨兵。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所寶書帖。卻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忽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棘園門外。見一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遂巡賈程。試往而易書帖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諸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



唐 撫 言

(一)

王 保 定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裨
海及雅雨堂叢書學津討原
皆收有此書裨海非足本雅
雨本有脫誤處學津本已補
正故據學津本排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爲從翁。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定保爲吳融之壻。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湖南。五代史南漢世家。稱定保爲邕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幕府。至劉夔僭號之時尙在。其所終則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篡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爲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書蓋其暮年所作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爲松江宋賓王所錄。未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爲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卽從此本錄出。惟是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而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目舛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前已先有刪本耶。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爲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據定保自述。蓋間之陸辰、吳融、李渥、顏夔、王溥、王渙、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

唐摭言目錄

卷一

統序科第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述進士上篇

述進士下篇

散序進士

兩監

西監

東監

鄉貢

廣文

兩都貢舉

試雜文

朝見

謁先師

進士歸禮部

卷二

京兆府解送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序

廢等第

置等第

府元落

等第末爲狀元

等第罷舉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海述解送

爭解元

叩貢院門求
試後到附

得失以道

悲恨

卷三

散序

謝恩

期集

點檢文書

過堂

關試

讌名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卷四

節操

與恩地舊交

師友

氣義

卷五

切磋

卷六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公薦門生薦坐主
師友相薦附

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即
貴附

升沈後進

好放孤寒
知己

卷八

通榜

王司撓悶

陰注陽授

夢

聽響卜

自放狀頭

遭遇

友放

誤放

憂中有喜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已落重收

放老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別頭及第

及第後隱居

入道

卷九

防慎不至

誤掇惡名

好知己惡及第

好及第惡登科

敕賜及第

表薦及第

惡得及第

芳林十哲

四兇

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海敘不遇

章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反初不第

無官受黜

薦舉不捷

已得復失

以德報怨

卷十二

惡分疎

怨怒附 懇直

自負

輕佻戲謔嘲詠附

設奇沽譽

酒失

卷十三

敏捷

矛盾

惜名

無名子謗議

卷十四

主司稱意

主司失意

卷十五

雜記

條流進士

閩中遇士

賢僕夫

舊語

切忌

沒用處

唐摭言卷一

五代 王定保 撰

統序科第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解循塗方轍。以須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激浮俗。掄道藝。則第雋造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萬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漢孜孜矻矻。以事草澤。琴瑟不改。而清濁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厥有沿革。錄之如左。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敕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脩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

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三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爲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闕。

述進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繇是趙儻等嘗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于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學。故命曰造士。然後命焉。周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于科目。則俊秀盛于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

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進士下篇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爲時所尙久矣。是故俊又實在其中。由是而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爲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闕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有知聞近過闕試。儀以一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爲詞賦。非謂白薦。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闕試後。亦謂之闕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藉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毘毘。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有十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

散序進士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可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僦之才。

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宏羊之書計。方朔之談諧。咸以是而晦之。脩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獨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從師墓誌云。從師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諸曹員外郎。損之生法。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爲會稽令。

兩監

按實錄。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纔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驍。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司倉軫。未冠遊太學。皆苦貧共弊。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二年擢第。以冤橫貶。卒南中。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輩。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爲朋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于世祿。以京兆爲榮美。同華爲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二十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兩監矣。貞觀五年已後。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置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已後。乃廢。龍朔二年九月敕。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各絹三匹。四門學生各絹二匹。雋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學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

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監試州縣學生。常州試。並藝業優長者爲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授之業。口問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爲上。得六已上爲中。得五已下爲下。類三不及。在學九年。律生六年不任貢舉者。並解退。其從縣向州者。數下第。並須通計。服闋重任者不在計限。諸博士助教皆分經人。並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未及一經而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貢人。書試下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尙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州縣學生。取郭下縣人。替。諸州縣學生。習本業之外。仍令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學授業者。亦聽。會昌五年正月敕。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脩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隸名太學。外州寄學及士人。並宜隸名所在官學。仍永爲常制。

西監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每館定額如後。兩京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七十四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算館各十員。又奏。伏見天寶已前。國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每館定額如前。伏請下禮部。准格補置。敕旨依。

東監

東監元和二年十二月。敕。東都國子監量置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

鄉貢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未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

博士

通古今員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

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

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爲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本乎周禮者也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爲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元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下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溫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于榜中信本同而未異也明矣大歷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

廣文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脩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第三人李觀第五人邇來此類不乏暨大中未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爲末第或曰鄉貢賓也學生主也主宜下於賓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

兩都貢舉

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爲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大歷十一年停東都貢舉。是後不置。

試雜文

進士科與雋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宏、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祗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元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八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

朝見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見。長壽二年。拾遺劉承之上疏。請元日舉人朝見。列於方物之前。從之。見狀臺司接覽。中使宣口敕慰諭。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計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謁先師

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殮。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尙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准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卽爲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

進士歸禮部

雋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於人者。當首落之。旣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衆評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旣出。權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吾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夫禮尙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旣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常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間。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蹶起。不

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愎。不受囑請。及有請求者。莫不先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

論曰。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于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邵蕭李。趙驩·邵軫·蕭穎士·李華婁郭苑陳。婁師德·郭元振·苑咸·陳子昂

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契分。洎乎近代。厥道寢微。玉石不分。薰蕕錯雜。長我之望。殊缺遠方之來。亦乖止謂羣居。固非瓦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學而知之者習也。渾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勞乎。潢汙行潦。又何板築之置乎。紵衣之獻。彼跡疎而道親也。畫龍之刻。斯面交而心賊也。後之進者。定交擇友。常問道之何如。

唐摭言卷二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暨咸通乾符。則爲形勢吞嚼。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誇詫。車服侈靡。不以爲僭。仍期集人事。貞實之士。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其始末錄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敍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爲名。等列以十人爲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歷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躍雲衢。階梯蘭省。卽六月冲霄之漸也。今所傳者。始于元和景戌歲。次敍名氏。目曰神州等第錄。

廢等第

開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豈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旣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爲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錄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鎮徐方。復置等第。

大中七年。韋澳爲京兆尹。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常開元天寶之間。始專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

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與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朋比羣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在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解不合區分。其今年所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洎為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為試官。試火中寒暑退賦。殘月如新月詩。

李時文公。孫。韋。劖。沈。駕。羅。隱。劉。棊。倪。曙。

唐駢。周繁池人。善賦。吳廷隱。賈涉其年所試八韻。涉擅場。而屈其等第。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楊正舉六。年。唐炎八。年。高鉞九。年。平曾長慶二。年。既。

崔仲寶歷二。年。韋。鉞太和二。年。鄭從諱開成二。年。章。瑑乾寧二。年。

等第末為狀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罷舉

劉鷟。田邕。並元和七年。張僊。並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章璟。十四年。辛諒。崔慤。

薛渾。並長慶元年。章澌。李餘。並二年。郭崖。三年。

李景方。盧鎰。並寶歷元年。章敖。元道。

章衍。並大和二年。殷恪。劉筠。並八年。崔潰。開成二年。

胡澳。樊京。並卒。溫岐。四年。蘇俊。卒。

韓宁。會昌二年。李蕃。韓肱。並三年。魏錄。

孫瓌。並四年。韋礪。沈駕。羅隱。

周繁。並乾符三年。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韋力仁。趙蕃。並三年。黃頤。劉綦。後二十一年。

論曰。孟軻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則命通。以此循彼。匪命從於性耶。若乃大者科級。小者等列。當其角逐文場。星馳解試。品第潛方於十哲。春闈斷在於一鳴。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尋休。黃頤以洪奧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載。劉綦以乎漫子弟。汨沒者二十一年。溫岐濫竄於白衣。羅隱負冤。

於丹桂由斯言之。可謂命通性能。豈曰性能命通者歟。苟怫於是。何姦宄亂常不有之矣。京兆府解試比。同禮部三場試。巢寇之後。並只就一場耳。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爭解元 叩貢院門求試後到附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評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宏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後宏正自丞郎將判。齏俄而爲植所據。宏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齏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竹賦。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爲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偕。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爲餘杭鹽鐵小吏。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自負詩名。以首冠爲已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

天諷二子矛楯。祐曰：僕爲解元宜矣。疑曰：君有何嘉句。祐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疑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疑奪之矣。

大和中，紇干峻與魏鏗爭府元，而紇干屈居其下。翌日，鏗暴卒。時峻父方鎮南海，由是爲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

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于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息。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輩。

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內一人不記姓名。先是封川李相遷閣長，會有名郎出

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兆先後爲齒。旣公果主文，於是擁旌旗，造柴關，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唯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搥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荅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淝神質瓌秀，主副爲之動容。因曰：不爲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

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且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符載後佐李騫爲江西副使，失意去。從劉闢。已上李羣與楊衡符載等事一節。事意年代前後不相接，差互尤甚。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郢援筆而成曰：歟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翱與弟正辭書

貞元末，正辭取京兆解。據不送，翻故以書勉之。

其書曰：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

達所遇，猶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人之所憂也。吾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到於天人之際耳。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吾力也，雖盡其十，祇益動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沒千餘歲矣，吾不及見其人，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則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

也。吾不能知其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悲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舊深銜之。會昌中。回爲刑部侍郎。舊爲御史中丞。嘗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閣門。舊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應聲答曰。經呼。如今也不送。舊爲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牧建州。舊大拜。回有啓狀。舊悉不納。旣而回怒一銜官。決杖勒停。建州銜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停午。憩于槐陰。顏色憔悴。傍人察其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卽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公聞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爲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却廻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不送。肇有啓謝曰。巨鼈負最。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慙名第奉渙。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土。巨鼈戴

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華良夫嘗爲京兆解。不送。良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歎憤惋。從十歲讀書。學爲文章。手寫之文。過於千卷。

王洽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曰。僕之怪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獎。勤勤見過。又以齊眈。叨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臺省。當爲風波可望。故舊不遺。近者伏承皇皇者華。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舊遊。門生故人。動有十輩。蒙問及者衆矣。未嘗言洽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不畏天下窺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乘驄馬。踰踰正色。誰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圖於君。莫厭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旣明試。量擬點額。僕之枉落。豈肯緘口。是則公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忘其故。亦上一紙書。蒙數徧讀。重相摩獎。道有性靈。云某年來掌試。仰取一名。於是遂巡受命。匍匐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在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光華藉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恥。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之困窮。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間。與君隔闕。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亦不可以禮義見隔。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值天涼。今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爲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

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爲僕索一婦，明年爲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并詩若干首，別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泠然頓首。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己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覬善地，反之於己，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競作。王泠然之負氣，推命何疎。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陵轢險詖，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誨弟之書，華良夫于時之啓，所謂君子之儒也。徐凝馬植，豈非得之。且武當垂名於不朽，尹璞所謂雖文何益。後之學者，得不以爲炯戒哉。

唐摭言卷二

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辰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常侍渥、顏夕拜、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煥。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始以進士宴遊之盛。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拋之。屬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遠。爾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爲進士團。初則至寡。洎大中咸通已來。人數頗衆。其有何士參者。爲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席。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繇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下張良佐。井士參爲三絕。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司先於主司宅側稅一第。與新人期集。院內供帳宴饌。卑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爲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常詰旦至期集院。常宴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後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遍

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卽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檢點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不復舊態矣。

謝恩

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並敍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事云。請諸郎君敍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敍。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衣鉢。如踐世科。卽感泣而謝。謝訖。卽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坐。于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敍坐。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卽有於都省。公卿來看。或不坐而去。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卽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輩。參狀元後。便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隻東雙西。其日醺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千文。其斂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驀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一自狀元已

下每人三十千文。

點檢文書

狀元錄事具啟事取人數。主司於其間點請三五人。工於八韻五言者。或文字乖訛。便在點竄矣。大約避廟諱。御名。宰相諱。然三十所製。分爲兩卷。以金銅軸頭青縹首進上。

過堂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敝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敝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即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欄簡。舍人公服靴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敝杯酒。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

關試

吏部員外。其日於南省試判兩節。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讌名

大相識。主司在具慶。次相識。主司在偏侍。小識相。主司有兄弟。聞喜。敕士宴。櫻桃。月燈。打毬。牡丹。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

佛牙樓。寶壽。定水。莊嚴皆有之。寶壽量成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關籬。此最大宴。亦謂之離銀菩薩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薩。多是僧錄或首座。方得捧之矣。關籬。備述於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詩。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諫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申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寢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

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實錄。天寶元年。敕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敕令將士爲嵩營造。嵩上表謝。仍議令將士創造。敕批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脩築。舉國勝遊。與卿思之。深避喧雜。事資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復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憇於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陵侮。遂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于揚州功曹。小歸尚書榜。裴起部。與邠之李搏先輩舊友。搏以詩賀。廷裕曰。銅梁千里曙雲開。仙笋新從紫府來。天下也張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卓氏盃。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鰓。旣而復以二十八字譴之曰。曾隨風水化凡鱗。安上門前一字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答曰。何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蟲蠹。海棠當戶鷺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卷絳紗楊氏宅。時主文寓楊子巷。故有此句。半垂紅袖薛濤窗。浣花泛鷓詩千

首靜衆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入關來。

胡証尙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嘗狎遊。爲兩軍力人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灑逡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灑。犯令者一鐵躋。白謂燈臺証復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徧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座。証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吐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年盧象。俯近關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旣而淹緩久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雕幃載妓。微服鞞鞞。縱觀於側。遽爲團司所發。沆判之。略曰。深撓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騾從。車服侈靡之極。稍不中式。則重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君任太常卿。語泳曰。爾門緒孤微。不宜從世祿所爲。先納罰錢。慎勿以騾從也。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醪爲急務。常俯關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旦給以遊齊國公亭。

子既至皆解帶從容文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已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漭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尙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既徹饌則移樂泛舟率爲常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尙書爲大京兆楊知至侍郎將攜家人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爲新人所假能荅書云已爲三十子之鳩居矣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樂和李公榜於時上在諒闇故新人遊賞率常稚飲詩人趙嘏寄贈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鸞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

寶歷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翼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楊汝士侍郎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輸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醪醴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允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少

勳渙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乍連星錯落。桂花曾到月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沈埋便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爲壽拜尊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豈後先。何事老來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內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鶴鴿原上共陶鈞。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治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稱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墀以詩寄賀。并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采摭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詳明典實。繇是復委前務。三傾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茲。亦縉紳儒林罕有如此之盛況。新榜既至。衆口稱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諸彥。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墀初年木鷄賦及第。常陪僕射守職內庭。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闈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時諸進士皆賀。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欲徵黃。

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詩。嵩高降德爲時生。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

三韓春闈冠古今。蘭署門生皆入室。蓮峯太守別知音。同升翰苑時名重。遍歷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聽朝夕繼爲霖。丁稜字子威三年竭力向春闈。塞斷浮華衆路歧。盛選棟梁稱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時。

登龍舊美無斜徑。折桂新榮盡直枝。莫道只陪金馬貴。相期更在鳳凰池。姚鵠字居雲昔年桃李已茲榮。今日

蘭蓀又發生。葑菲采時皆有道。權衡分處且無情。叨陪鴛鴦朝天客。共作門闌出谷鶯。何事感恩偏覺重。

忽聞金榜扣柴荆。退之自顧微劣。始不敢以叨竊之望。策試之後。遂歸盤屋山居。不期一旦進士團遣人賞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高退之字遵聖。當年門下化龍成。今日餘

波進後生。仙籍共知推麗則。禁垣同得薦嘉名。桃谿早茂誇新萼。菊圃初開耀晚英。誰料羽毛方出谷。許

教齊和九臯鳴。孟球字廷玉孔門頻建鑄顏功。紫綬青衿感激同。一簣勤勞成太華。三年恩德重維嵩。楊隨前

輩穿皆中。桂許平人折欲空。慙和周郎應見顧。感知大造意無窮。劉耕字遵益常將公道選羣生。猶被春闈屈

重名。文柄久持殊歲紀。恩門三啟動寰瀛。雲霄幸接鴛鴦盛。變化欣同草木榮。乍得陽和如細柳。參差長

近亞夫營。裴翻字雲章滿朝簪紱半門生。又見新書甲乙名。孤進自今開道路。至公依舊振寰瀛。雲飛太華清

詞著。花發長安白屋榮。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將報德是經營。樊驥字彥龍滿朝朱紫半門生。新榜勞人又得名。

國器舊知收片玉。朝宗轉覺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繼入花源九族榮。共仰蓮峯聽雲唱。欲廣仙曲意

征營。崔軒字鳴岡一振聲華入紫微。三開秦鏡照春闈。龍門舊列金章貴。鴛谷新遷碧落飛。恩感風雷皆變化。

詩裁錦繡借光輝。誰知散質多榮忝。鴛鴦清塵接布衣。劉希逸字大隱龍門一變荷生成。況是三傳不朽名。美譽

早聞喧北闕。頽波今見走東瀛。駕行既接參差影。鷄樹仍同次第榮。從此青衿與朱紫。升堂侍宴更何營。
林滋字後象。 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揚文德振寰瀛。佇爲霖雨增相賀。半在

雲霄覺更榮。何處新詩添照灼。碧蓮峯下柳間營。
李仙古字垂後。 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滿皇州。獨陪宣父

蓬瀛奏。方接顏生魯衛遊。多羨龍門齊變化。屢看鷄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尊幾獻酬。
黃頰字無

頰。三開文鏡繼芳聲。暗指雲霄接去程。曾歷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蓮峯對處朱輪貴。金榜傳

時玉韻成。更許下才聽白雪。一枝今過郟詵榮。
張道符字夢錫。 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鴛鴻不得名。天上宴迴聯

步武。禁中麻出滿寰瀛。簪裾盡過前賢貴。門館仍叨後學榮。看著鳳池相繼入。都堂那肯滯關營。
邱上卿字陪之。

重德由來爲國生。五朝清顯冠公卿。風波久佇濟川楫。羽翼三遷出谷鶯。絳帳青衿同日貴。春蘭秋菊異

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忝一名。
石貫字摠之。 文學宗師心稱平。無私三用佐貞明。恩波舊是仙舟客。

德宇新添月桂名。蘭署崇資金印重。蓮峯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繼鸞鳳上漢聲。
李潛字德隱。 科文

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濟會期。美擅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待恩私。羣鶯共喜新遷木。雙鳳皆當卽入池。

別有倍深知。感士曾經兩度得芳枝。
孟守字處中。 儒雅皆傳德教行。幾敦浮俗贊文明。龍門昔上波濤遠。禁署

同登渥澤榮。虛散謬當陪杞梓。後先寧異感生成。時方側席徵賢急。況說謠謠近帝京。
唐思言字子文。 聖朝文德

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啟龍門將二紀。兩司鶯谷已三年。蓬山皆羨齊榮貴。金榜誰知忝後先。正是

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峯前。
左牢字惠膠。 春闈帝念主生成。長慶公聞兩歲名。有詔赤心分雨露。無私和氣

泱。寰瀛。龍門乍出難勝幸。鴛侶先行是最榮。遙仰高峯看白雪。多慙屬和意屏營。王甚夷字無黨長慶曾收問世

英。早居臺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聯步掌台衡。小儒謬蹟

雲霄路。心仰蓮峯望太清。金厚載字化光

曹汾尙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啟賀。略曰。桂

枝折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分之名第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

安之春色。楊汝士尙書鎮東川。其子如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

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華州榜薛侍郎諸門生詩曰。時君過聽委平衡。粉署華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心空欲慕公平。機

雲筆舌臨文健。沈宋篇章發韻清。自笑觀光渾昨日。披心爭不愧羣生。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絜。謹幹不與常等。覩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

俯及關宴。鈞未辦釀。率撓形於色。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

事。鈞初疑其妄。旣而將覘之。給謂之曰。爾若有伎。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

唯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旣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

欣然。復謂曰。宴處卽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啟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反覆

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旣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覩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

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醺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見頽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洎大寇犯闕。二十年。縉紳靡不褊乏。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傭力。鴻以錐刀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爲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旣及第。鴻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鴻卽辭去。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永寧劉公第二子覃及第。時公以故相鎮淮南。敕邸吏日以銀一錠資覃。醺罰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公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方議醺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碩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畫一小盃。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

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關宴曲江。泛舟舟沉。玠以溺死。後有關宴前卒者。謂之報羅。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嚴懿親。宴席間。密幕器皿之類。皆假於計司。楊公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及肩。復以巨筆振築佐酒。諠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歐擊。復奪所

執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輒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門子乃操箠迎擊。中者無不仆于地。敕使亦爲所箠。既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門亦隨閉而已。座內甚欣媿。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歐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誰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爲擒矣。後旬朔。座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開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閨媛。妓之尤者。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於產。肇幼貧乏。與頗赴舉。同日遶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俟頗爲倡。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已下接之。大慙。會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錦標。船頭所得。

薛監。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羸然。卽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許畫者。雖陽人也。薄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蹕甘棠。畫於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常與畫屬和。畫以卿爲奧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畫慢罵久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畫而獻。于時大卿竊知。問道先遣使至。畫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爲兩軍打毬軍將數輩。私較於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強遲留。用抑其銳。劉覃謂同年曰。僕能爲羣公小挫彼驕。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馳驟繫拂。風驅雷逝。彼皆睜眦。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慙沮。僂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爲蹙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於佛閣之上。四面看棚櫺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縱觀焉。先是飲席未合。同年相與循檻肆覽。鄒希回者。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卽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衆皆笑。或譴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鄭顥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紀於屋壁曰。三十驂騮一烘塵。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乾符丁酉歲關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屋。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

輿金翠之飾。負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鷓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偉而毳。衆忽觀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矣。

乾寧末。駕幸三峯。太子太師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因謂前達曰。老夫似這關宴。至今相繼。赴三十箇矣。

李曉及第。在偏侍上。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賃油幕以張之。曉先人舊廬。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殆足一里餘。參馭輩不啻千餘人。羈馬車輿。闐咽門巷。來往無有霑濡者。而金碧照耀。頗有嘉致。曉時爲丞相韋都尉所委。干預政事。號爲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宙常資之金帛。不可勝紀。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于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添前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正卿。

李湯題名於昭應縣樓。章蟾觀之。走筆留諠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塔。書字纔能記姓名。

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之闕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鞞。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論曰。科第之設。沿革多矣。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美給華資。非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實相符。亨達自任。得以惟聖作則。爲官擇人。有其才者。靡捐於壘牖繩樞。無其才者。詎繫於王孫公子。莫不理推畫一。時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衆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貪名巧宦。得之爲榮。噫。大聖設科。以廣其教。柰何味道由徑。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諸尋芳逐勝。結友定交。競車服之鮮華。騁杯盤之意氣。沾激價譽。比周行藏。始膠漆於羣強。終短長於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邱明所謂求名而亡。欲蓋而彰。苟有其實。又何科第之闕歟。

唐摭言卷四

節操

裴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卽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候旬日爲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繒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筭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致。意彼遺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爲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復攜就彼。時寺門始闢。俄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撫膺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祗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盧大郎補闕

盧名上字與僕家諱同。下字曰暉。

升平鄭公之甥也。暉少孤。長於外氏。愚常誨之。舉進士。咸通十一年。初舉。廣

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竄身南服。時外兄鄭續鎮南海。暉向與續同庠序。續仕州縣官。暉自號白衣卿相。

然二表俱爲愚鍾愛。爾來未十稔。續爲節行將。暉乃窮儒。復脫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續待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騰。續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耳。暉不答。復請賓佐誘激者數四。復虛右席以待暉。暉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能否。焉敢期於饜饕。然聞昔舅氏所勗。常以第一見勉。今舊館寂寥。柰何違宿昔之約。苟白衣歿世。亦其命也。若見利改途。有死不可。續聞之加敬。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爲宏農公所擢。卒於右袞。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爲託。曰。其長捐一。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衆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刷。却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旣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停舟徒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常逮事翁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論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總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利。禍福不能迴。至德貧富不能窺。至仁夫。炯戒之倫。而窮達不侔者。其惟命與。苟屈諸道。又何窮達之異致矣。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孟榮年長於小魏公。放榜日。榮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榮亦泣。榮出入場籍三十餘年。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公嘗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卽穎士也。

盧江何長師。趙郡李華。范陽盧東美。少與韓衢爲友。江淮間號曰四夔。

裴佶字宏正。宰相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卒於工部尚書。鄭餘慶請先行朋友服。私諡曰貞子。曰秦章。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貞元十三年。李摯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荅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爲將相。舟爲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詭我。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爲准。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爲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李華祭蕭穎士文。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楊府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罪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掄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祇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尙享。

韓文公瘞硯文。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寔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間。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

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義出羲皇。先生所孤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壞坎。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衾期。得錢則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我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簾前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某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澹。生前相遇且銜盃。又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頻遭官長罵。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襦。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卽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誅虔也。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爲友。羣佐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略云。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麗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劉駕與曹鄴爲友。俱攻古風詩。鄴旣擢第。而不卽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鷄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

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爲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知羣邪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詣惡士。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閒。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常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僕能憐雲壑。獎無知。慙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霧露之微潤。哀多益寡。落邱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盧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糴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遐意。詢于道真。使人慚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窒。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皆缺。獨禦魍魎。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鷓鴣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墮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曷爲區區。過勞按劍也。頃

風眩成疾。下淚復厲筆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日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翱。張籍者。從予學文。翱與陸修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視盧肇爲碑版。則唾之而去。案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爲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

氣義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爲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爲學糧。忽有一衰服者叩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舉大事。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爲趙。薛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爲糧食斷絕。竟不成舉。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四。執易潛伺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代公爲通泉縣尉。掠賣千餘人。以供過客。天后異之。召見。大愜聖旨。并口占古劍一篇以進。上奇之。命繕

寫當直學士。

楊虞卿及第後舉三篇爲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鄴親情。遇前進士陳商啓護窮窘。公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

李北海年十七。攜三百縑就納國色。偶遇人啓護。傾囊救之。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卽知戴潛遣一介郵其家矣。

贊曰。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則久。窮乃益堅。達以胡有。無得無喪。天長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則否。

唐摭言卷五

切磋

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婁。敕略。爲婁。敕暑。日讀一卷。有小吏侍側。常有不懌之色。公怪問曰。爾常讀此書耶。曰然。胡爲聞我讀至此而數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緣某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婁。敕略。爲婁。敕暑。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師也。自檢釋文而讀。必誤在我。非在爾也。因以釋文示之。蓋書略字以田加首。久而成各。日配咎爲暑。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慚媿。命小吏受北面之禮。號爲一字師。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籓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不爲損。況爲博籓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籍實不識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誨之耳。博籓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卽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

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章彖。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彖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下之。其年子華爲彖取府元。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似西漢。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贊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臥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李翱與陸慘書。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予與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旨。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

尋常之所爲者。亦以贈焉。亦唯讀觀愈之詞。冀一詳焉。黜再拜。

李元賓與弟書曰。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墜也。文貴天成。強不高也。二事並良。苟事立。汝擇處高。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而錫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爲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書。第一書。辱書。適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麤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巍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急於

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旣成。澤旣流。詠歌記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旣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卽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尙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卽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旣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案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卽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讎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

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
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
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
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
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
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旣爲甲賦矣。不
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旣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乎之
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
風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
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
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
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韓文公、皇甫補闕見李長吉時年七歲。二公不之信。因而試高軒過一篇。

蔣凝咸通中詞賦絕倫。隨計塗次漢南。謁相國徐公。公見其人么麼。不信有其才。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

於客位賦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特置五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試歌篇。第三場表檄。先是盧宏正一人就試。來者皆慄縮而退。馬植以將家子來求薦。文公與從事皆鄙之。專令人伺其詞句。旣而試登山采珠賦。曰。文豹且異於驪龍。采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衆皆大驚。遂奪宏正解元矣。

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後。至便於簾前設席。主司異之。謂其生疎。必謂文詞稱是。專令人伺之。句句來報。初聞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旣而將及數聯。莫不驚歎。遂擢爲狀元。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構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論曰。書云。人無常師。主善爲師。於戲。近世浮薄。率皆貴彼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者。先懷愧色。探微蹟。與者。翻汨沈流。風教頽圯。莫甚於此。由是李華自曰師於茂挺。李翱亦曰請益退之。于時名遂功成。才高位顯。務乎矯俗。以遏崩波。盛則盛矣。方之繆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師之者。可謂曠古一人而已。有若考覈詞藝之臧否。振舉後生之行藏。非唯立賢。所謂報國。噫。今之論者。信僥倖之賊歟。

唐摭言卷六

公薦門生薦坐主師友相薦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卽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卽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卽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奇章公始來自江黃間。置書囊於國東門。攜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贄。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因大稱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荅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戶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自遺闕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爲詩詞意入癖。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

延讓時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贊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租。於是邦常以延讓爲笑端。及融言之。咸爲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庭。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洽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閣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意。上書於公爲日久矣。所恨公初爲相。而僕始總角。公再爲相。僕方志學。及僕預鄉舉。公左官于巴邱。及僕參常調。而公統軍于沙朔。今公復爲相。隨駕在秦。僕適効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賈誼之面。把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薛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公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常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勿謂無其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尙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拔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未富貴。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無數才子。至於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謨。徐彥伯。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並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真可謂五百年後。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贊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時。亦宜應天之休。報主之寵。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若尸

祿備員。則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變理者。則道合陰陽。四時不愆。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麥苗繼日而青死。桑葉未秋而黃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溫眠甲第。飽食廟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者而不用。徒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曠。其旱不生。夫天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以人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貴驕人。爲相以來。竟不能進一賢。拔一善。漢高祖云。當今之賢士。豈獨異於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雲纔積而便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罰也。仍聞六胡爲孽。日寇邊陲。邦家連兵。來往塞下。巴西諸將。必不出師。過時之咎也。四郊之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廟堂肉食者。何以謀之。相公在外十餘年。而復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人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賜。相公官旣大。物亦多有。金銀器及錦衣等。聞公受之。面有喜色。今歲大旱。黎民阻饑。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爲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爲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盛必衰。日中則昃。月成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貴功成。文章名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爲岳陽集。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則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公當此時。思欲生入京華。老歸田里。脫身瘴癘。其可得乎。今則不然。忘往日之棲遲。貪暮年之富貴。僕恐前途更失。後恨難追。

主上以相公爲賢。使輔佐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明君之舉。豈曰能賢。僕見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諸桃李。公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桑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府。餘慶在元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於荆府。積漸至相。由蘇得也。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爲方朔之行。抑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報國之重。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卽作牒目。徵召奏聞。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輩。並是全軀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則恐出。暫居州郡。卽思改。豈有輕爲進舉。以取貶削。今聞天下向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四百人盡及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懼貶削而不舉者多矣。僕竊謂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舉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則所謂欲德不用。徒張此意。事與京房易傳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試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賢俊之舉。楚旣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尙不能變理陰陽。而令庸下宰君。豈卽能緝熙風化。相公必欲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元爲洛陽令。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靳□。清輦轂之路。非太元不可。生臺閣之風。非靳不可。僕非吳靳親友。但以知其賢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過深矣。抑又聞之。昔閔子騫爲政。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政不得入畿。相公

曾爲此職。見貞觀已來故事。今吏部侍郎楊滔。眼不識字。心不好賢。蕪穢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冬奏請。自今已後。官無內外。一例不得入畿。卽知正字校書。不如一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衛出身。相公復此改張。甄別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尙父之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苑。生於學門。小道逢時。大言祈相。僕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詩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淺怯投珠。呂氏春秋云。管之鬻之味。可知一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文。願呈作者。如公之用。人蓋已多矣。僕之思用。其來久矣。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書上論不雨。陰陽乖度。中願相公進賢爲務。下論僕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善也必爲執事所哂。其惡也必爲執事所怒。儻哂旣罷。怒方解。則僕當持舊文章而再拜來也。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疊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窻裏日光飛野馬。按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秦竽。

崔顥薦樊衡書。夫相州者。九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

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用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踴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願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屏。用增戰汗。

顯薦齊秀才書。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考叔年二十四。舉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請爲閣下記其若此。唯用與舍。高明裁之。謹再拜。

李翱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翱載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唯霸者焉。雖聖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內。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

尊驩兜共工之徒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爲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閣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閣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聞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閣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閣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其三百首。杳默成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爲天地寬。其窮也。

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而能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不好色，而好德者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財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萬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士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爲惜之不可既矣。閣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柰何矣。黜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黜再拜。

贊曰：舉孤棄讐，聖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數公，時行時止。守道克勤，薦賢不倚。冷然所尚，鴻儒

不爲矣。

唐摭言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卽貴附。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義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門郎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食。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脩。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卽一生厄塞。旣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旣而竟如其所卜。李絳。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岡。官終襄帥。絳爲名相。絳子璋。宣州觀察。楊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落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狹。織一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從坐。璋子德璘。名過其實。入梁。終夕拜。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韋令公昭度少貧寒。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頗爲寒峻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頗爲寒峻開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鄰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擲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闡闕者也。

升沈後進

太和中。蘇景允。張元夫爲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尤爲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慎由相公嘗寓尺題於知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廳裏。絕脫靴賓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尙書。潛侍中。

太平王崇。竇賢二家。率以科目爲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竇。徒勞漫走。

奇章公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澹間。先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時首造退之。退之他適。第留卷而已。無何退之訪湜。遇奇章亦及門。二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技。卜妍醜於崇匠。進退惟命。一囊猶寘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什麼。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於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論曰。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華而不實。以比周鼓譽者。不爲君子腹誹。鮮矣。

知己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於李翱上楊中丞書云。竊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爲後進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翱亦常伏其門下。舉其五人。則無無誘勸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或雖知欲爲薦言於人。復懼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信。自信猶且不信。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復不如其載。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萬不見一人焉。

李翱感知己賦序。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貢。與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當此時。梁君譽塞天下。屬詞求進士。奉文章走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旣相見。遂於翱有相知之

道焉。謂翽得古人之遺風。期翽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翽以拂拭吹噓。翽初謂其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翽漸遊于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翽迺知其非面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于茲五年。翽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幸無忤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都。連以文章罷黜。名聲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此心。迺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弗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弗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翽雖不肖。幸辱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得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而逮及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翽未能有成也。其誰將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迍。遭阨窮也。遂賦知己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李元賓曰。觀有倍年之友朱巨源。李華撰三賢論。劉存虛。蕭穎士。元德秀。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賢。未獲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爾。鄭衝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朱顏而止。曼都之姿。雜爲顛頓。縑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復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化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

不得其政。蕭呼吸折節而獲。易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元奉親孝。而樂天知命。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詩書爲煩。尤罪子長不編年。乃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以序續脩。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人口。劉備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絜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抑。當廢興去就之際。一死一生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常見詬於人中。取其節之舉足。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徧精。其貫穿甚於精者。文方復雅尙之至。嘗以律度百代爲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邁蹈厲。可無知者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莒。道邀車發。辭哀乞。惟一梯下。卽日舍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卿矣。每見魯山。卽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蓴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沈遠廉靜。梁國

喬澤德源昂昂有古風。宏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劉在京□下常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卽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尙書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尙恨言理少。未對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廙敬叔堅明冲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讀而不厭。渤海吳興宗秀長專靜不渝。潁川陳謙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俊激。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博故事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友略維之履道體仁。友略族弟逸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疎明簡暢。潁川韓拯佐元行略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微之誠貫百家之言。是皆後於蕭者也。茂挺與趙驊邵軫泊華最善。天下謂之蕭李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一云李萑復有權臯張友略。出墓墓銘

顏真卿與陸據柳芳善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苗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暇爲趙倚樓。復有贈暇詩曰。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張祐略曰。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其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旣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詩謁顧況。況諱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不稱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次賦成。尤得意。時溫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論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旣通者。匪節不合。得之於內。失之於外。萬萬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於羈束。

何。未旋踵而責以非禮。善窺其合而已矣。其有屬辭敘事。言雖訐口。知之者不其咎歟。苟異於是。其如險詖。

